

『從鄯善傍南山北陂河西行』，必爲元鳳四年以後之路線。然則元鳳四年以前之路線爲何，是一問題也。又按西域傳所述，宣帝遣衛司馬鄭吉，使護鄯善以西數國，未能盡併北道。至神爵三年，匈奴日逐王降漢，乃使吉兼護北道，號爲都護。元帝時，復置戊己校尉，屯田車師前王庭。是北道自車師前王庭始，爲宣元以後事。然則宣元以前，通西域之路線爲何，又爲一問題也。今按史記大宛傳，漢書鄯善傳及魏略所述，其漢初西域交通之情形，似不若西域叙傳所述也。大宛傳云：『大宛貴人相與謀曰：「漢去我遠，鹽水中數敗，出其北有胡寇，出其南乏水草。漢使數百人爲輩來，而常乏食，死者過半。」』又云：『貳師將軍既西過鹽水，當道小國恐，各堅城守，不肯給食。』又云：『貳師復行，經命頭不下，攻數日，屠之。自此而西，平行至宛城。』又漢書鄯善傳云：『樓蘭國最在東垂，近漢，當白龍堆，乏水草。常主發導，負水擔糧，迎送漢使。』按鹽水即鹽澤，漢書亦名蒲昌海，即今之羅布淖爾也。由今東西學者考察之結果，證明在兩千年前後，水積北岸。而大宛傳又有『樓蘭、姑師臨鹽澤』之語，則古樓蘭在羅布北岸可知。樓蘭與命頭至龜茲平行一線，貳師將軍伐大宛，過鹽水，至命頭，是其路線乃由羅布北岸過樓蘭西行也。貳師伐大宛，在武帝太初三年，時樓蘭尙未南遷，適當大道之衝，故常主導發。今由樓蘭遺址之發現及古道之獲得，更可證明。是漢初通西域之路線，乃經鹽澤北岸西行也。

今據魏略所述，推論其路線如下。魚豢魏略云：『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，迴三隴沙北頭，經居盧倉，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，到故樓蘭，轉西詣龜茲，至葱嶺，爲中道。』（三國志烏丸傳註引。）按魚豢所述，雖指魏時事，但與漢初之路線相同，因此路開於漢初。至西漢末年遭一度封閉，至魏晉又恢復。余在第二章中已闡明其